

芬芳
一叶

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袁杰

画,是画家表达自己审美认知的造物,也是安顿自己心灵的所在。从古到今,所有的画都是会说话的。或寄畅山林、或意寓田园,每幅画都在默默地向你诉说、和你交流。你能听到什么、听懂多少,凭的是机缘、造化、天赋、修为……

要说机缘,位于海门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江路186号的中国田园山水画史馆,是一个值得结缘的艺术殿堂。观赏者,在这里可以和历代田园山水画家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笔墨、诗意图、生态、社会,有多少个参观者,就有多少个视角、多少种所得。这个小馆,我常去,每次去都会听到想到一些新的东西。

也许你会质疑,海门这么个小地方,有什么美术好看的?也许你去过中国美术馆、罗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你会觉得海门的小馆不屑一看,但我要告诉你,这个以中国田园山水画史为脉络陈列的画史馆,也许是世间独辟蹊径的“独”一家。

外地来海的旅游者,一定要去打个卡;海门人,尤其是海门的青少年更应该常去走走。

这里,以“中国田园山水画”为主题,虽然笔墨、线条、构图、色彩,各有不同,但表述的都是人类诗意宜居的共同理想。古今“各美其美”的画家们集聚一堂,与观赏者默默交流。此举,离不开海门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同时也得力于一个海门人的倾心付出。

这个海门人名叫张正忠。张先生,出身海门乡间,沐着江风海韵长大。也许是海门人血脉里那股特有的开拓垦荒劲,也许是受海派文化影响,他从乡间一路走来,读诗、读古文、习书法、临摹芥子园画谱;进而读文史哲、探索版画、国画技法、钻研艺术学、钻研画史,以生态哲学引领艺术创作,以艺术为保护田园生态环境呐喊、鼓呼。他从海门出发,到上海北京寻师访友,到中央美院研修,一条道、一股劲执着地往前走。学习、思考、探索、进取,不懈努力,艺术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在艺术世界里闯出了一片天地。

简单说吧,他经过几十年的艺术探索,最后专注于研究中国山水画。他不但放笔丹青,还传田园之美。开宗立派,在海门这座小城里,树起了中国田园山水画的大旗。他的《中国田园山水画史》一书,打通艺术学、生态哲学、通史、社会学、艺术评论的方方面面。著作问世后,得到了美术界广泛好评。独自一人,在海门写成这样一部书,那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其他不说,仅是从浩如烟海的艺术长廊里撷英集萃、搜集图片,张先生就从上图国图、私人藏书家处借阅、从国外托亲友代购,倾注了无数心血。

前面说到特别适合海门的小朋友多去看看,就是因为这个馆展示的图片都是历代名家的经典作品。我一般不建议小朋友去看本地群众文化类的艺术展览,因为那会看坏眼睛的。艺术启蒙,起点一定要高,“第一口奶”一定要吃得好。这个馆的陈列作品,因张先生的精挑细选,加上现代印刷技术的帮助,绝对“养眼”。

耸立在江海水云间、绿树掩映中的中国田园山水画史馆,它的话语非常丰富。

它至少可以让你从一个海门画家不懈的追求里,得以窥见海门人的精神风貌,体会海门精神“海纳百川、强毅力行”的力量所在。凭一己之力,知难而进、执着如斯,闪烁的是海门人身上特有的垦荒者的精神光芒。把一部画史做成一个馆,将画史与公益性文化设施融合,这又是一个创新之举。创新,正是海门人、海门文化的另一道靓丽风景。

作为一个景点,或者一个艺术普及教育的基地,中国田园山水画史馆,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海门经济的发展,这里可以延揽人才,加强中国田园山水画创研力度;可以增加收藏古代经典作品和当代名家作品;可以做更多艺术普及教育工作;可以创制文旅衍生品,让游客把“美丽田园、诗意宜居”的理念随纪念品带回家。

路漫漫,求索者们继续在努力。

我最近一次去,是今夏最热的天。走出静悄悄的画史馆,在夏日的艳阳里,我忽然想到了带着狷狂气息的范曾先生。他俯仰古今、寄傲丹青,自称“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诗书,略通古今之变”。我不由得想到了画史馆背后那双守望的眼睛。

一样的“痴”、一样的“己怀”、一样的“通”,只是平台不同、作派不同、调子不同。低调的坚守、执着的传承,中国田园山水画史馆像江边的一座灯塔,告诉我们家的方向;如青山绿水间的一面旗帜,守望着中国文化的古往今来……



《天风阁画存》品读

海港新人

(103cm×49cm 1987年)

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南通濒江临海的独特地理优势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优势,为港口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顺应现代化生产要求,码头工人必须由劳力型向智能型转变。画作以真实形态揭示新形势新条件下,新一代码头工人应具备、应掌握、应肩负的新使命。作品以典型的码头机械形象符号烘托环境气氛,笔墨语言凸显简练、准确的艺术表达。浓墨绘就起重设备和拖车货物,反衬白工作服、红色安全帽尤为显眼,步话机、工作日志、图纸的细节交代以少胜多,充分展示现代化大生产的气息,让人联想、扩展……

多味供销社

□罗丽南

记得30多年前的通州严家灶正街不足500米,中间是条东西向的马路,马路南侧有豆腐店、炸油撒子的、羊肉铺子、寿衣店等。路北有一家剃头铺子,它像一块夹心饼干一样被杨港电影院和杨港供销合作社夹在了中间。

那个初秋,我和表姐各骑着一辆老二八自行车到杨港电影院看电影。我们早早就到了,距离电影开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街上闲逛。杨港供销合作社的门口人来人往,黝黑精瘦的老农吃力地从拖车上朝下卸皮棉,卷着裤腿,戴着凉帽的农妇们或拿着崭新的铁锹、锄头,或背着大袋的化肥从门里鱼贯而出,露出雪白齐整的牙齿大声谈笑。

吊扇扇出的阵阵凉风夹杂着化肥、农药、洋油、棉花、薄荷糖的混合味道,从供销社的大门里吹了出来。我和表姐不约而同地朝着那个大门走去。

柜台里摆放着少量的红糖、火柴、蜡烛、中华牙膏、纱手套等物。柜台后面的木头架子上整齐排列着煤油灯、手电筒、雨鞋和印有红双喜、牡丹花图案的热水瓶、脸盆。东北面的墙根处是一包包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化肥,南墙根摆着许多崭新的农具。地中间一个穿着白色长袖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男人被一群人和一包包棉花围在了中间,他有条不紊地指挥人朝磅秤上搬棉花包、记录重量。

我和表姐混在人群中窜上窜下,突然听到有个声音喊:“小朋友出去玩去。”寻声望去,只见一位白头发、瘦长脸的老者站在柜台里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们。

我和表姐对望了一眼,吐吐舌头,弓着背朝外走去。刚走到门口,那位老者又开口说话了:“是爱辉呀!你爷爷身体可好些了?回去告诉他,我过几天去看他。”

爱辉是我表姐的名字,她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外公王德民。“哦,好的。”表姐答道。

“你就说是供销社的张胜阳,他就知道了。”花白头发的老者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正准备走,老者再一次叫住我们。“等一等,”他边说边绕过柜台走了出来,指了指供销社门口西墙根的那张木头长椅对我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一下。”

说完后大步流星地朝路对面的一家小店走去。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两根冒着白气的雪糕走了出来。他把手里的雪糕分给了我和表姐,我俩扭扭捏捏地接过,轻轻地说了声:“谢谢张爷爷。”

“这人是谁呀?”见他走后,我小声地询问表姐。“好像是爷爷以前的同事,我也只见过一次,印象不深。爷爷以前就是在这个供销社里上班的,但早退休了。”

紫琅
诗会

把春华秋实的主题留给她

□陈辉

1

最初相识并深深爱上她
是在诗人的笔下
在一片东篱到温馨茶香里
从此记住
见到她
就悠然见南山

今年的菊花展
与以往不一样
是新崇川的第一届
在唐闸公园
菊花
最让我记住了是她的色彩
鹅黄
浓淡相宜
温婉笃定
更无须让人评论其贤淑
端庄自在人知

2

慢慢从她的多彩
领略她的多姿
原来
妩媚,幸福的样子
也如此眷顾于她

对于每一个秋天的到来
我辜负许多嫣然
唯独钟情于她
独独
把春华秋实的主题
都留给了她

于是我每一个秋天的梦
都不敢妄自菲薄
不敢轻视霜寒的历练
不敢
在秋天怠慢自己的脚步

3

如今
在这冬风初来时分
她更加显得年轻靓丽
而且豪华,热血

16个街道就是新崇川盛开的
16朵花
我们以最隆重的礼仪
在通往春天的路上
虔诚地迎接她

菊花
是傲霜的使者
不惧凌厉
在这特殊时期能如期来临
让一个新崇川
让整个冬天
都率先长生了生机

盛放吧
我是这块土地上
最爱的崇川人
是馥郁芳香的见证者

我备好了最洁净的纸
最浓的墨
只为
她能向世界展示最灿烂的容颜
我要把她的欢喜
她的丰盈
诗意图和唯美

都收拢在我文字的笔画里
然后连同我写给故乡的歌
一同发酵
一同芬芳
待明年开坛
我们依然
东篱把酒
不问黄昏,只追朝阳

